

上了一点年纪的人,尤其是在农村生活或者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的人,都知道、见证甚至参与过一件事——分家。

分家,就是将一个大家庭平均地、平等地切割成若干个小家庭。在农村,哪怕

是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它都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丑事。一般分家的人家,往往弟兄众多,分家有利于各人成家创业,有利于家庭和睦相处,有利于家族开枝散叶。当然也有父子分家的,这往往是为了避免两代人之间的矛盾。

分家,不是分一袋烟,谁抽都一样;不是吃一块肉,谁吃都一样——它涉及到人财物,还要顾及过去现在和将来。一家人如果谈分家,大多有不愉快的背景,这时候表面上风平浪静,实际上暗流涌动。在公开场合,男人表现似乎显得大度一些,毕竟兄弟之间有话可以说好说好;而女人往往充当坏人,她们会斤斤计较。分家时稍不如意,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,也会让大家不欢而散,有时还会出现流泪流血事件。

分家,一般也会挑一个良辰吉日,户主会准备一桌饭菜,然后邀请村里庄上一两个德高望重的老人,当然孩子的舅舅是必须出场的,所谓娘亲舅大。大家在推杯换盏觥筹交错间,就家庭的大小事务进行权利与义务的澄清,比如家中老人的赡养,家中财物的分配等等。

分家的流程,一般由一家之主先将家中情况做些说明,同时将家底晒出来,大到房屋三间,小到针头线脑。接着大家就三言两语七嘴八舌地讨论交锋,各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,也都化成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说辞。对于老人的赡养,质朴的农村人还是很明事理的,也是最容易达成一致的,要么是每月提供老人多少钱粮,要么是一家生活几个月。分家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房屋的分配,物资的分割。在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,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还是比较看重的。

首先是住房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农村建房是土坯茅屋,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砖瓦结构,九十年代则出现了二层小楼。不论是哪种结构,家中长

## 分家

□ 时宏宇

辈都是根据家中人口状况、人口构成、家庭未来人口规划等,决定房屋的多少,但都是建在一处。对于住房的分配,家中老人往往会被分配到小屋或偏屋,这也可以看成是权威的交接,老人老了该退隐了。如果有未婚婚的女孩子,往往跟父母居住一直到出嫁。已经成家的男孩子,他结婚时的新房,往往连同其中的财物就顺其自然地归于名下,未来他们可能会单挑地方另起炉灶。未婚婚的男孩子,也会得到一间房子,预留为结婚时用。

接下来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农村开始实施分田到户,农民发现可以通过自身奋斗实现幸福生活,于是分家时大家非常看重这些。比如耕地,分田到户的政策落实以后,农村不是年年分田,而是有一定期限的,家庭再细分是你家的事。这时如果按照现有人头,那么还没有孩子的会不高兴,没有结婚的更觉得亏;如按照一家三口,已经完成三口家庭规模的会觉得更亏。再比如重要的生产工具,像石碾水车薄荷锅,因为农忙必须争分夺秒,时间不等人,那么如何使用就需要有个君子约定。还有既然已经分家,各个小家庭肯定要生火做饭,什么锅碗瓢盆,什么米面油盐,都要有个分配方案。

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,这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,是非常考验到场的和事佬和舅舅们智慧的。因为最终会分家,大家也都会做一些让步,分家最终会有一个大家都相对较满意的结果,即使有些不愉快,也会烟消云散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分家达成的约定几乎都是口头的,在接下来的分配过程中,所有人也都能够遵守的,彼此之间的这份信任弥足珍贵。

进入新世纪,随着农民进城闯荡,随着独生子女一代逐渐成为家庭的顶梁柱,分家也渐渐成为一段尘封的历史。家庭,也开始由分家模式进入分工模式,老辈人继续坚守乡村,守住那一份乡愁;年轻人越来越多地走南闯北,为幸福奋斗。

## 贾家巷的变迁

□ 曹坚

历史上的贾家巷是紧临县政府西南边、县府街南的一条小巷子。《高邮县志》有这样的记载:贾府老宅在高邮县城中间贾家巷内,为贾国维的故居。贾国维,清康熙四十五年赐进士,殿试中探花,任翰林院编修、内廷供奉、上书房行走,后因老母需人照料,辞官回邨,是高邮名人。贾家巷大概因此而得名,到解放前也有240多年的历史了。新中国成立我上城中小学时,有贾大安、贾怀士等与我同学,他们都是贾家各支后代,从贾家巷到菊花巷大都是贾氏族人。

我儿时印象中的贾家巷里住着贾大奶奶、贾姨奶奶一家,她们家院子很大,有两进房屋,但显得有点陈旧,有院墙隔着,正房住着贾有渠、贾有森兄弟俩,他们应该还有个姐姐,早出嫁了。这后一进屋后来租给卜文瑞家母子俩住。大门朝东,门外一棵杏树。朝南有个敞开大门的院墙,一条小路直通玉带河。路东是张家的山墙,路西是震泰恒酱园的大院子,前有三间平房,里面住着看门护院的唐爹爹老夫妻俩,屋里支个碓,给人家春春粉子面。震泰恒公私合营后,老两口就以此为生,种菜糊口。他们后来认养个儿子,小名来喜子。

我家在贾奶奶家北边,是我的祖辈从贾家买过来重建的上下堂屋东厨房西厢房的四合院,门楼朝东,西边有个大院,栽花种树。我祖父民国时期在县衙门里做事,好与人居间调解做拦停,人称曹三太爷。我父亲在中央大学上的法律系,母亲是北门坛坡马家大小姐,养我们兄弟姐妹四个。

我家对过是王大老爹家,记得还有一个翟家奶奶住在他家。他的儿子一家和女儿一家都住在一起,前后两进四合院,东边还有个院子,大门朝北,后门朝西。大门对过是个公厕,后门对过是我家后山墙及贾家后院墙空落地,有一口公用水井,青石井栏,水清见底。王大老爹有一奇门绝技,会用古墨汁给人化疔眼。王家南边是一块空地,在贾

家院墙外曾住过邵家,邵老头当过警察,吃大烟冲了家,拆屋卖房搬走了。

解放初,我记得祖父母辈分的男的大都是剃的和尚头,穿着老式对襟小褂裤。女的头上梳个髻,穿着小脚鞋儿,大褂衣衫大脚裤。他们这帮旧社会的遗老们在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期间先后谢世。而我们的父辈,都参加工作,留着分头穿着四个口袋的中山装当了机关干部,如王大老爹家的女婿王锦贵是水利局的股长,我父亲是文教局的教研员,贾家的贾有渠在财政局工作。我们这些小字辈则一个个先后出世,长大上学。新中国成立十周年,我因家庭出身不好,高中毕业后大学未能录取,服从分配也参加了工作,从此离开了生我养我的贾家巷,先后在卸甲、三垛、界首、菱塘等地工作,在外成家立业,但我的户口一直在贾家巷4-1号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县府街改名叫东方红路,贾家巷也改名叫红心巷。随着县政府两边的市政建设,如县委一招和实验菜馆的工程需要,有不少拆迁户由政府安置在贾家巷南头空地安了新家。再如我家和王家当年空屋多,本想出租给别人收点房租贴贴家用的,“文革”时期又实行私房改造收归房产处公管了。老住户、老租住户、拆迁户若干年来休养生息,繁衍后代,人丁兴旺。年轻一代如我的弟妹们也经历过下放农村,后又回城投靠亲友单位或由城镇出面安置到街道办企业,才算安顿,又要结婚生子,计划生育当然大都是独生子女,几代同堂,拥挤拥挤,蜗居在同一屋檐下。改革开放,他们再遇企业改制下岗潮,有的搭过三轮车、打过工,也有的是做起了小老板。那些年,尽管各家有本难念的经,巷子虽小,户数不少,邻里之间,倒也相安无事。早晨巷口飘起着煤球炉子的青烟,上班的年轻人骑着二八杠自行车会娴熟地避让骑过。小巷人家都是居家过日子的平民老百姓,勤俭持家,民风淳朴。

直到上世纪末,已改称府前街的市政府府前街二期拆迁工程正式启动,将中市口至清洁巷一带的民居全部拆迁重建住宅楼,原住民就地安置,一代代人盼望已久改善居住环境的梦想成真。

要问当年的贾家巷今何在,现在的玉带园7、8、9幢和10、11、12幢之间就是大体方位。

秋天是什么?是那从摇曳千年的苍苍蒹葭,还是那只静夜唧唧的在堂蟋蟀?是浔阳江头的枫叶荻花,还是夕照长亭的凄切寒蝉?历代文人吟咏秋天的诗文不可谓不多矣,或时序之叹,或离愁别绪,或浮生之感,或家国情怀。

“初淅沥以萧飒,忽奔腾而砰湃,如波涛夜惊,风雨骤至。其触于物也,鏦鏦铮铮,金铁皆鸣;又如赴敌之兵,衔枚疾走。”已过不惑之年的欧阳修从秋风入林的声响描写秋令之至,进而发出虽身处高位,然宦海沉浮,世事艰难,人生易老的感叹。

元丰二年(1079)深秋,秦观作《满庭芳》词,上阙云:

山抹微云,天连衰草,画角声断谯门。暂停征棹,聊共引离尊。多少蓬莱旧事,空回首、烟霭纷纷。斜阳外,寒鸦万点,流水绕孤村。

由萧飒之秋暗含离愁,以蓬莱烟云喻儿女之情,留下斜阳下,寒鸦、流水、孤村的隽永绵渺画面。难怪苏轼以“山抹微云君”称之。

“碧云天,黄叶地,秋色连波,波上寒烟翠。”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,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,断肠人在天涯。”范仲淹和马致远道出了游子们沦落天涯的黯然神伤的人生况味。

31岁的秋瑾面对腐朽的清廷的逼供,怀着对满目疮痍的祖国的热爱,发出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的慨叹,用一腔热血换来了亿万民众的觉醒。

1934年8月,郁达夫面对白色恐怖、内忧外患、风雨飘摇的中国,把悲秋的思路由故都的秋晨、秋槐、秋蝉、秋雨、秋果,引发悲凉的身世之感,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理写照。

秋是李商隐侧耳听雨的一池残荷;是苏子瞻把酒而问的那轮明月;是辛弃疾八百里分麾下炙的点兵沙场;是李清照薄雾浓云的尽日愁绪。

秋于我,则以年少时故乡的秋天来得更为记忆犹新。秋天是故乡田头的一汪池塘,池面如镜。白云在

## 秋问

□ 翟荣明

水底的蓝天里自在悠游。三两扇鸡头米的叶子平铺于水面上,而鸡头米满身带刺,探出水面,箭簇般立于叶旁。池边是一丛巴根草以及摇曳的狗尾巴草。偶尔有一两只麻雀从头顶飞过。远处的农田里传来“行不得也,哥哥!”的凄清叫声。秋天是家乡屋后的那一条已进入枯水期的河流,水边是一簇簇开着一串串粉色花的红蓼。河面上时有一两只蓝宝石般的羽翼、尖长喙的翠鸟在水面觅食,倏地又飞向远方。河岸上高大而婆娑的杨树,树冠已呈金黄,不时有落叶随风翻飞飘零。

秋天是父母忙碌的汗水和丰收的喜悦;是金色稻田里庄稼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;是那头埋头苦干的牛刚犁过的一垄垄黑黝黝的土地;是打谷场上,在散发着清新稻草味的空气里翻着筋斗的少年玩伴;是月朗风清的静夜,听着秋虫吟唱和远处犬吠入眠的孤独少年。

少时生长于农村的我,大运河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河流和去过最远的地方。没领略过“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”的秋色;没有闻过王维看着坠落的桂花;没有见过陶渊明东篱下采摘的菊花。只有雷锋叔叔“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”这句名言入脑入心。

工作以后,季节好像只是添减衣服的代名词。即使有机会出差,路过一些风景名胜,大多因责任在肩而无心浏览。正如一首歌中唱的“城里不知季节变换”。

说来,我也到了挥毫万字的文章太守欧阳修写《秋声赋》的年龄了,然而对于秋感悟颇有些微茫。想得知稍多些的,是我的已然到来的人生之秋。我也曾于细如丝的春雨中播种,也体验过炎日永昼的夏的酷热,可说到秋的收获,只得自愧身无长物,经传无名。这便增添了人生的紧迫感,余生能几何?更当惜取入秋时,为自己、为家人、为社会留下些什么,方算是不白来此人世間一遭,或可用“桑榆非晚”以自勉。

## 绍兴游记

□ 钱加玲

兴的韵味。从鲁迅故里出来,跟着手机导航,步行到书圣故里。戴山街旁的墨池还在,在老街的映衬下,如穿越了一般,不知能否和书圣王羲之撞个满怀。

捧一杯黄酒奶茶,吃一根黄酒棒冰,到处走走停停。忽而发现,绍兴竟是一座在水中的城市。题扇亭旁,很多人家枕河而居,清澈的河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。

租一条乌篷船,走水路徜徉于偌大的城市,热闹的、安静的,一帧帧闪过、留下的、流淌的,是诗意的绍兴。灯光渐次亮起,老街旁的灯光别具古风,手机随手拍的照片都是一幅幅美妙不可言的画。

“到绍兴喝一杯黄酒,点一碟茴香豆,吃一笼印糕,听一场越剧,看一看八字桥……”临行前看了很多建议,但是置身于这座城,历史沉淀下来的时光,在水的氤氲中轻扬。所见即所得,足矣。

## 牛打场

□ 王为江

中国自古以来是个农业社会,据史料记载,早在7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,人类就把牛驯化役用,千百年来,中国农民视耕牛为宝。直至上世纪70年代,大集体种田,只有农田灌溉和洪水排涝有机电代劳,其余大部分笨重农活仍然全靠耕牛完成。其中,牛打场就是牛被驯化为人力役用的一种形式。那个年代,农民也很辛苦,白天翻稻、挑把,收工后,要把运到场头的稻把全部摊开,再用草叉挑起稻把抖动均匀铺放在场面上,由用牛师傅牵赶着水牛,拉着石碾一遍又一遍地碾压,把稻穗上的稻粒完全脱下来,这叫做牛打场。

我们小时候经常吃过晚饭,从家里拿一床草席铺到打稻场边乘凉,看牛打场。有时生产队稻田收割量大、稻把多,需要摊开两三面场,六七头牛一字排开。领头的牛,是这群牛的老大,身高大壮、力气最大,腿脚快、肯出力,依次按顺序排列,最后的一头也是干活最累的。在牛打场上驱头前,必须检查牛拉的石碾的搁头、碾棒是否松动,绳索是否拴紧,碾齿之间是否有杂物卡在缝间,以保持正常运转不中断。还必须把每头牛都牵到河里去喝水、“汪”一下,让牛拉屎拉尿,免得“懒牛上场,屎尿直淌”。全部准备工作做好后,随着用牛师傅一声清脆的鞭声响起,领头的牛昂首阔步,众牛随之,顿时,石碾与套棒“吱吱吱吱”的摩擦声、石碾碾压稻秸的“嚓嚓”声,似丰收进行曲,回荡在打稻场上。

牛打场的活儿也是有技术的,要管好领头牛打场转圈碾压稻秸的进度,每转一圈只能向前进一碾棒(约0.2米),还要保证转圈直径一致,后面每位用牛师傅要看好自己的牛,跟着“牛老大”亦步亦趋,转圈不可突破也不能缩

小范围。在作业过程中,也有牛偶尔拉屎,用牛师傅必须眼尖手快,抄起一把稻秸将牛糞捧住,不让牛糞脏了新稻、草。如果牛打场的时间过长,中间还要休息一次,把牛赶到河里再“汪”一次,以补充牛的水分和体力。

打稻场头遍结束,往往是凌晨1时左右,正是一天劳作的社员们酣然入睡最香之时,生产队长又在窗外喊工了:“翻场啦!快起来翻场!”人们揉着惺忪的睡眠,很不情愿地起来,去往打稻场上翻场。

翻场,就是将已经打好的第一遍稻场用草叉再翻个身,下层的稻秸翻到上层,上层的稻秸翻到下层。这时,队长会提着马灯挨排检查,是否翻场彻底,否则会影响稻场“打熟”。经过第二遍转圈碾压后,所有稻粒从稻穗上脱离,这稻场才算“打熟”。不过,有时也会遇上难得一次的粗心大意,“打生场”(即稻穗没有完全脱净),需要“绕秸”。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,要把需要绕秸的稻草晒干后均匀铺到场上,由用牛师傅赶着水牛再转圈碾压一遍。凡遇此事,用牛师傅是要被队长批评警告的。

老家打稻场,遍布村庄四周。每到夜深人静时,睡意一阵阵向用牛师傅袭来,这时候,各路为首的用牛师傅就像歌咏比赛,情不自禁地唱起,“唛唛唛……”(也叫牛打场号子),它无词,就一个字:“唛!”一唱到底,其韵律却变化无穷,可鼓劲加油,去除疲劳。

随着社会进步,现在种田全程机械化,人也从过去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得到了彻底解放。耕牛早已不见了踪影,连打稻场的石碾都被收藏到农耕博物馆,那“唛唛唛……”的牛打场号子已成为远去的歌声。